珍藏版

秋雨洗葡萄

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

张炜◎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张炜◎著

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

秋雨洗葡萄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雨洗葡萄/张炜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8
(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)
ISBN 978-7-5396-4337-3

Ⅰ. ①秋… Ⅱ. ①张… Ⅲ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Ⅳ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1580 号

总 策 划:朱寒冬 刘景琳 出版统筹:曾 冰
责任编辑:刘 哲 宋潇婧 封面设计:尚书堂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2.875 字数:260 千字
版次: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44.8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我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，除了长篇小说和散文之外，共写了十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。

这是我十分钟爱的文体。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篇章之中，可以说为之殚精竭虑。

现在的七部“中短篇小说年编”，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。这成为一次盘点，一次回顾和总结：生命的痕迹、劳作的历史、艺术的变化、生活的记录……

时间匆匆而过，悉数消逝在渺茫无际的数字时代，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不过，当重新展读这些篇章时，我却再度追上了漂流的时间，并且觉得一切都楚楚如新。

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、写作的意义。

2012 年 1 月 12 日

目录

序

一辑

永远生活在绿树下 / 3

黄烟地 / 19

看野枣 / 32

天蓝色的木屐 / 48

两个姑娘和一个笑话 / 64

荒原 / 80

三大名旦 / 100

二辑

女巫黄鲶婆的故事 / 123

古井 / 141

声音 / 157

山楂林 / 174

拉拉谷 / 191

生长蘑菇的地方 / 222

夜莺 / 238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三辑

踩水 / 253

紫色眉豆花 / 272

第一扣球手 / 290

猎伴 / 304

小北 / 322

泥土的声音 / 341

草楼铺之歌 / 356

秋雨洗葡萄 / 377

附：短篇小说总目 / 398

一　辑

永远生活在绿树下
黄　　烟　　地
看　　野　　枣
天蓝色的木屐
两个姑娘和一个笑话
荒　　原
三　大　名　旦

永远生活在绿树下

夏天来到了芦青河边。

大学放假了，苏葭想念她下乡时住过的地方，决定去那儿度过这个假期。她在河边果园生活了好几个年头，这儿使她留恋的东西太多了。

园子里，有的苹果已经成熟了，空气中散播着一股诱人的香味儿。小鸟喳喳叫，老野鸡不知藏在什么地方扯着嘶哑的嗓门。地上的小草绿茸茸的，很匀地铺开了一层。阳光从树隙射进来，落在地上、枝丫上……苏葭走在果园里，心里高兴得不知怎么才好。这儿好像是另一个世界：宁静得令人难以置信。

她在园子里遇到了过去最要好的两个伙伴：山丫、小穗。

山丫还是老样子：黑乎乎的脸庞，稍微有些发胖的身体……她背着修树的刀剪、小锯子，总显得急匆匆的样子。她见了苏葭，不像小穗那样，总有没完没了的话；她对伙伴的眷恋和亲热，都从那双紧紧拥抱着的胳膊、从那对深情的眼睛里流露出来……她告诉苏葭：她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并且有了一个娃娃。她邀请苏葭到家里

去住，苏葭愉快地答应了……

小穗如今背上了漂亮的猎枪，整天巡视在果林里，是个护林员了。她个子变得比几年前更高，身腰显得十分苗条，那脸庞水蜜桃一般，水灵灵的；油黑的辫子平时默默垂着，一旦那双长腿奔跑起来，它们就在后背上跳……小穗确实变了，漂亮、爽朗，笑起来“咯咯”的。苏葭扶扶她的白框儿眼镜评价说：“让你看果子算找对了，你这么机灵，谁也别想偷去……”

小穗撇撇嘴：“我自己就‘偷’了，看见了吗？”一边说一边从她的紫花小衣兜里掏出一个大红苹果，硬塞到苏葭手里……

半岛的十月多么美丽！海滩大平原上，一望无际的稼禾，密密匝匝的丛林，丛林中的果子、野花、小禽兽……在苏葭眼里，这一切都让她心里发烫！几年前，她差不多亲手抚摸过这里的一草一木……山丫和小穗都比她小，那时跟她喊着“姐姐”，她们一起进芦青河摸鱼、上大海滩采野枣、躲在树丛后面看皮毛闪亮的草獾偷吃小香瓜……如今一看到当年的伙伴，这一切就立刻在记忆中闪现出来……踏上这块灼热的土地，人们都嚷：“小葭葭回来了！那个小葭葭回来了！”……

果园的负责人——大队长罗焕成听到苏葭回来的消息，特意赶来看她。他见到苏葭，老远就伸出那双多肉的大手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苏葭应酬着，记起下乡时刚来果园那会儿，罗队长也是这样，老远就伸出一双大手，嘴里连连说着：“欢迎！欢迎……”她笑了。

罗队长高高大大的个儿，一说话震得满林子响，还不时发出

“哈哈”的大笑。他说:“苏葭呀,你这回来到果园,好好看看吧,变化可大哩——一切都跟过去不同喽!哈哈……没事儿就多到园子里转转……”

苏葭说:“您去忙吧罗队长,我随便玩玩……”她的语气淡淡的。虽然好多年没见了,但这会儿还是没有多少热情。她对他可算是熟悉的。记忆中的罗焕成是一个满腹心计,而表面上却总是装出一副豪爽模样的人。她对他总抱有三分警惕。

罗焕成挠挠头:“唉,我这个人你知道,整天瞎忙,坐不住!跑县城、去码头,找人……大小事儿我都要管,也管不到点子上。哈哈……”

他寒暄着,最后大笑着摇摇头,走了……

果园里,早熟的果子已经开始采收,按规定,这个阶段非工作人员是不准随便进园的。护林员小穗把苏葭带进了她的“势力范围”,得意洋洋地走着。她在过去的伙伴面前处处显示着自己的“权威”,身背闪亮的猎枪,见到闯进果园的过路年轻人就大声喝住,拧着秀美的眉毛问:

“你怎么进了园子?”

小伙子们通常总强调:“有路就得走!”

“路?这是我们的生产路,是让你随便走的吗?蹙什么鼻子——不快出去,惹火了我罚你‘章程’!”……

这一来,一般的小伙子也就给吓跑了。

苏葭在没人时笑着问小穗:“‘罚你章程’是什么意思?”小穗撇撇嘴巴: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“按章程罚款呗！连这个都不懂，还大学生呢……”

她说完笑着奔跑起来，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似的猛然站住，有几分严肃地问：“葭葭姐，大学里学些什么呢？也学‘莫阿——马’，‘勒阿——拉’吗？”

小穗由于家庭困难，只读了三年书。她显然在说小学里的汉语拼音。苏葭看着她点点头，说：“学的，在语音课里学……”

小穗听了立刻“哟”了一声，连连说：“早就学过的！早就学过的！”……她快活地大步向前走去，随手揪着身边的果叶儿，像撒花似的扬着，落了后面的苏葭一身……

她跑着，有些顽皮地张着手臂，仿佛要拥抱整个果园，一群群鸟儿不断给她惊飞起来，展开彩色的双翅，“喳喳”叫着落向林子深处——小穗总爱追在鸟群后面学一阵：“喳喳！喳喳喳！……”

苏葭望着她那愉快的样子，望着她身后那两根舞动的辫子，不出声地笑了……好不容易追上了她，她倚在一棵大梨树上站住了，两眼含笑望着苏葭。苏葭擦擦额上的汗珠说：“你也像只小鸟一样。”

小穗倚在树上，使劲把头仰着，和苏葭靠在一起。她的身子一动也不动，两只手却不愿闲着，摸摸这儿，弄弄那儿，还伸手摘下苏葭的眼镜拨弄。她眼望着天空说：“这几年你不走多好啊，咱们在一块儿多有意思……”

苏葭捏捏她的小辫梢笑笑：“还要上学呢……”

小穗歪歪头打断说：“果园里多好，我就永远不离开这儿！”

苏葭望着她天真的样子问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“上学不去吗?”

“不去!”

“进城不去吗?”

“不去!”

“出嫁也不去吗?”

“不去……”

最后的回答不如先前的响亮,两个字出了口,接上就紧跟着盯了苏葭两眼,然后猛地一甩辫子,把脸转向了一边……

苏葭笑了。她知道这里面大概有个秘密。

晚上,苏葭就住在山丫家里。

山丫的丈夫出海打鱼去了,她们,还有山丫那个不满周岁的小娃娃,一块儿躺在宽大的土炕上,十分惬意。山丫捏了捏苏葭的胳膊说:“挺结实的肌肉嘛——学校里还劳动吗?”苏葭说:“主要是体育锻炼——单杠、双杠……”停了会儿她问,“小穗常来玩吗?”

山丫怕冷似的用毛巾被围住了身子,说:“嗨!她有工夫呀?如今光罗焕成的门还跑不过来哩……”

苏葭吃了一惊:“小穗不是最讨厌罗队长吗?”

“她是‘叛徒’……”山丫叹了一口气。

“哇……哇哇……”炕上,小娃娃突然哭了起来。山丫赶忙哄着,拍打着他。

“怎么回事呢?”苏葭又问。

山丫没有说话,坐起来,两手搂着膝盖,望着窗外的星星。停

了一会儿，她问：

“还记得芦青河涨水吗？”

“记得——我是那一年考学走的。”

“对呀，就是那一年。因为上游一个地方要搞水利工程，有些农户搬迁到我们这儿来……有个叫连青青的小伙子，就是随搬迁户来的，也到果园里来了。他长得高高细细，很俊，蛮出眼，谁见了都要多瞅几下。你知道，果园里姑娘多，大家就天天连青青长呀短的。小穗喜欢新鲜人，第一天见了连青青就像对老熟人那样喊他的名字了。她干什么都爱和小连在一起……

“没有不知道小穗和连青青好的。小穗那几天又唱又跳的——人有了相好的就这样儿……第二年春天，有一次开大会，罗焕成突然宣布连青青‘作风不好’，把他从果园里‘驱逐’出去了，还提拔小穗做了护林组长，让她背上了崭新的猎枪……大家都惊得不得了，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反正都觉得罗焕成肚子里鬼主意多，这事够蹊跷的了。住了半年多，大家才知道：原来那个连青青是个机警人，他有一次暗里查出罗队长私自往外倒卖苹果，到上边告过他的状呢！……”

山丫说到这儿又叹了口气，望一眼苏葭：“连青青多好啊，小穗和他好得快，掰得也快，这不，转眼就不理他了，什么都听罗队长的。前几天她还让罗队长领着去相对象，人也看了，头也点了，说不定哪天早上就成了婆家的人了……”

“哇哇……哇哇！……”娃娃乱蹬着腿，又放声大哭起来。

苏葭想起小穗白天那副不自然的样子，这时什么都明白了。

她心里很沉。这个晚上，她好长时间没有睡去……

第二天，小穗一大早就约她到果园里去。

走在园子里，小穗就像昨天一样活跃，仿佛世上的一切不快都不跟她沾边一样。她唱着小时候学过，至今已是很陈旧的歌儿，扯着苏葭的手一甩一甩地走……苏葭却不像昨天那样畅快，一颗心怎么也不能给小穗撩拨起来，倒是望着她那张看上去十分聪敏而美丽的脸，想了很多。

她的眼前不知怎么总晃动着罗焕成那张笑眯眯的脸——这是怎样熟悉的脸哪！这个果园的主宰者，心眼比树叶儿还多。他以前因为有苹果，所以什么都有——招工指标、便宜木料、戏院的招待票，偶尔还能接到某机关领导人邀客的请柬……可更多的是明里暗里被人唾骂，姑娘们老跟他叫“血吸虫”，说果园得了“血吸虫病”。小穗胆子最大，见罗队长从面前走过，常常就用那好听的姑娘嗓子猛地喊一声：“好大虫！”惹得旁边的人大笑一场……可是，如今的果园还是姓罗的说了算，他还给当年喊“好大虫”的姑娘成功地介绍了一个对象，她不久就要乖乖地走出果园了……苏葭想着想着有些忍不住，很想以姐姐的身份揪住她的小辫质问一番……她的脚步不由得放慢了。

“快走啊！你怎么站住了？”小穗转过身来，不高兴地嚷着。

苏葭站在树下，仔细地端量着小穗。

小穗撅着嘴巴：“什么呀！”

苏葭说：“我想问你件事——罗焕成还像过去那么鬼吗？”

小穗歪着头笑了，笑得肩膀直抖……

苏葭严厉地喝一声："别笑！我在问你呢……"

小穗一惊，不笑了。她怔怔地、有些陌生地看着面前的伙伴。但只停了片刻，她又嬉笑起来，说：

"我知道了，你是怕他欺负我——是吧？放心吧，他才不敢哩，现在又不是过去，现在讲民主了……有的事他还让我们讨论呢。'让果园的主人们决定吧。'他总这样说。嘻嘻，大伙在一起讨论'行'还是'不行'，真有趣！他现在看得起我们，我们也不找他的麻烦……"

小穗笑得像个胜利者，那样子就像突然年长了几岁。

苏葭哭笑不得，摇摇头，有些生气："那要看他办的事对不对，什么'看得起'、'不找他的麻烦'呀！"

小穗扯起苏葭的手往前走，有些自豪："怎么不对呢？都是对果园有好处的事我们才同意呢！"……

太阳升起很高了，强烈的光线透过树木枝叶射过来，变成一束一束的。小鸟儿在追逐、嬉闹，"喳喳"叫个不停。不远处传来一阵阵说笑声，那儿有人正忙着采收。苏葭走在小穗的身边，锃亮的枪管反射的光线常常映在她的脸上。小穗一手挎在猎枪的背带上，一手抄在衣兜里，一晃一晃地走。苏葭看了觉得好笑，就问：

"用枪打什么呢？"

"不打什么。"

"那还带它做啥！"

"带着上劲……"

苏葭笑着推她一下："算了吧，用来唬人的！"

小穗翘起嘴巴正要说什么，却见前边的小路上走来了一个人，就一如既往地警惕起来，跨开大步奔了过去。但她刚绕过两棵树，仔细一端量，嘴里发出“啊”的一声，猛然止住了步子，那只紧握猎枪背带的手轻轻放了下来……

苏葭抬头望去，只见葡萄架下站着一个陌生的青年，此刻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对面的小穗。他穿了一件泛白的劳动布上装，两只手插在衣兜里；挺拔的身个，白净的面庞，头发乌黑、蓬乱；对于男性来说显得过于纤秀的眉毛下，闪动着一双又黑又亮、像儿童眸子般清澈的眼睛……此刻，这双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小穗，望着面前的女护林员，闪过一丝冷峻的、愤愤的光。

小穗终于说话了：“你怎么进果园来了？”

小伙子生硬地应一句：“找你！”

苏葭满以为接下去护林员照例要用“罚你章程”唬走小伙子，但停了一会儿，她却依旧一言不发……哦，苏葭突然明白了什么，轻轻转过身，无声地绕开几道茂密的葡萄架，一个人走开了……

她刚走出不远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争吵声。听声音吵得很厉害，但吵了什么却无法听清。苏葭想回去劝架，想了想，还是向前走去了。她尽量走远一点，在一个葡萄架下默默地坐下来。

大约停了半个小时，身边的落叶儿“沙沙”地响起——小穗轻轻地、像是胆怯似的踏着一地落叶走来了，然后无声地挨着她坐下。她的眼皮有些红肿——刚才哭过！

苏葭想不出用什么话来问。小穗一声不吭地低着头，掐弄着一节草梗，样子又懊丧又气闷……不知停了多长时间，她突然紧紧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